

在无奈的漂泊中探寻^{*}

——从《赫索格》看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陈玉涓

(宁波大学,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赫索格》是美国著名的犹太学者型作家索尔·贝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开端之作,这部作品以富于张力的文字引领读者走进叙述的迷宫,去探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状态。本篇文章旨在通过对赫索格的解读,从知识分子的无根基的生存困境中的迷惘和困惑、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地位、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批判性良知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理想主义的化身等方面来凸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关键词】《赫索格》; 知识分子; 社会特征; 漂泊; 探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1-0036-04

美国的六十年代是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物质的欲望凌驾于一切之上,良知、崇高、尊严、理想等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全面溃退,意义的空虚和精神的涣散像浓雾一样笼罩着人们,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孤独和焦虑。在这样的语境下,知识分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与现实同流合污,要么退守边缘。美国著名的犹太学者型作家索尔·贝娄选择了后一种道路,始终在黑夜中踽踽独行,他的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系主任的十二月》、《更多的人死于伤心》、《勿失良晨》等都体现了他的这种努力。这些作品以富于张力的文字引领读者走进叙述的迷宫,去探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状态。

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开端之作,小说的同名主人公赫索格是贝娄笔下典型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也是他所有主人公典型特征的集大成者——焦虑、苦闷、处处碰壁、进退维谷。赫索格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反应偏重于理性,而不仅仅是自然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他对自己同别人的关系大都从心理和哲理方面进行评判,即使他与仅有几岁的女儿琼妮相处时,赫索格都时时意识

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能对她产生的暗示作用。赫索格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痛苦,却始终勇敢地承受痛苦,希望不灭。赫索格是贝娄笔下一个典型的“反英雄”人物,“他不停地在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中寻找一个立足点,永不放弃生活的价值取决于尊严而不是成功的信念。”^[1]

赫索格具备作为有前途的知识分子的条件:博士学位,大学教授,一本“思想史”专著,几笔科研经费。但当他在小说中一露面,作者就告知读者,他正处于危机中。他的第二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同时他又不得不放弃令人羡慕的教职,被迫反省自己的哲学立场和生活态度。他的第一位妻子黛西带走了儿子马科,女儿珍妮则跟第二位妻子玛德琳住在一起。两个兄弟不理解他,大多数的朋友则站在两位离婚的妻子一边。最糟糕的是,他最好的朋友格斯贝奇竟成了玛德琳的情夫。现在唯一与赫索格亲近的是花店女老板雷蒙娜,两人似乎相处不错,但有了玛德琳的前车之鉴,赫索格对雷蒙娜的动机心存疑虑。他的人生危机典型地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危机,正如K. R. 盖罗在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词中所概括的那样,贝娄的小说是“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5-10-08

作者简介:陈玉涓(1966-),女,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北美犹太文学研究”(200465)阶段性成果。

和精妙的分析”。^[2]赫索格全面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凸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首先，赫索格的两难处境反映了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文明危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这种境况下的苦闷和迷茫，凸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四处漂泊的无根基性。人道主义是赫索格一类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玛德琳和格斯贝奇的忘恩负义是一个爆发点，使赫索格最终发现，在当代社会中，人的观念已发生变化，人道主义理想已经被现实生活击得粉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理想、人道主义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他的那套“高尚的理想”，他的“好心肠”，到处碰壁，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种年头，要是仿佛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似地对人行善，一定会被人疑作是脑子有毛病了——患了受虐狂或者是任性症什么的。人类所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往往被人怀疑为一种欺骗手段。”^[3]因此，他的精神支柱遭到了破坏，心理状态失去了平衡。在那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他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似乎是无根之人，成了悬空吊着的“晃来晃去的人”，他的两难处境正表明了当今仍然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处境的尴尬。心灵启蒙就像天外馨风，是那么的微弱和没有力量，甚至让人感到绝望。因此，他的思想发生了混乱，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弄不清自己的生命到底在哪里，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还是一个人，也即发生了所谓的“自我本质的危机”。他曾痛苦地大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予我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作为我生存唯一借口的人的生命在哪儿呀！”^[4]他照着镜子自问：“我的天哪！这个生物是什么？这东西认为自己是个人。可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人，但它渴望做个人。像一场烦扰不休的梦，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一种愿望。”^[5]他的疑虑和质问正凸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无根基的生存困境中的迷惘和困惑。

只要仔细阅读作品就会明白：赫索格一直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被象征主流社会的玛德琳、格斯贝奇以及他的朋友们排挤到了边缘。“他的朋友——他过去的挚友——和他的妻子——他的前妻——曾对人散布谣言说，他的精神已经失

常。”^[6]赫索格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要求在象征秩序的主流文化中获得自己平等的权利，占有自己合法的位置，才能显示出边缘人的存在意义。因此，赫索格作为边缘人，他是力求处处抗拒着占据中心地位的主流社会的影响的。由此形成的矛盾张力场时刻左右着赫索格的意识流动，尤其是他对各种人物的写信过程，实质是一种直接的内心独白，明显地展示出他那艰难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不断地试图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痛苦历程。其中对于雷蒙娜的诱惑力和排斥力的此起彼伏般的呈现就是一条明显的心灵矛盾的轨迹。

如果从雷蒙娜的眼光看赫索格，赫索格是一个“如此可亲、如此可爱、如此健壮，而且总的说来又是如此稳重的人，”^[7]但同时她又看到他的身上存在着“目光短浅的鲜明烙印，缺乏现实主义的态度，缺乏和他的高地位相应的才智和聪明。”^[8]赫索格是一个有魅力、执着的人，但同时又又是孤僻的、缺乏高尚品德的人，他是个中性人。可是这种特性恰恰成为赫索格独立精神的表征。小说中随处可发现赫索格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精神而对抗和超越雷蒙娜之诱惑力的做法。雷蒙娜迷人、聪明、富有异国情调，而且在赫索格在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很大的安慰，对赫索格有极大的吸引力。但赫索格的内心深处总是时时抗拒着雷蒙娜，当雷蒙娜提出要与他结成连理时，赫索格是“提心吊胆，步步为营，”^[9]当雷蒙娜邀请他到乡间别墅度假，提出为他买夏装时，他就找个借口，逃之夭夭。他觉得受雷蒙娜恩惠越多，就越危险，就会不得不牺牲自由，因此几经考虑，他觉得还是离开雷蒙娜为好。但是，当他不需要自由，需要休息时，他又会主动回到雷蒙娜的身边，然后又在独立的思考中悄然离开。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又独具慧眼的知识分子和旁观者，赫索格内心深处有一种破坏社会秩序、冲击社会传统观念的强烈意识，“他对威胁凶险、极端主义，对异端邪说，对酷刑苛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才华，‘破坏之城’对他特别有吸引力。”^[10]这种内在的反抗意识，也就是自我意识正是在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威逼之下产生的。但作为边缘人，这觉醒了的自我又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中心话语而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种茫然造成他创造力下降，完不成专著，事业受挫，处处

碰壁，由此产生的焦虑使他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在他的朋友格斯贝奇光辉的业绩和精神活力的映照下，赫索格感到自己越发精神贫乏，越发创造不出作品来，因此他痛苦异常，不断地东走西奔，试图摆脱困境。这种艰难处境表明：作为边缘人，保持自我精神和反抗意识是自身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问题在于，这里自我的“我”不能作为主格（I），只是宾格（me），这种自我过分地依赖了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而这种“失语”状态正是赫索格在构建主格“我”的过程中痛苦与焦虑不安的根源。写信是《赫索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写成文字，有的写在心里，全书共有五十多封信，写给五十多个人。赫索格自己表白：“我一直手忙脚乱地在给四面八方的人写信。也许我希望把一切都变成言词，迫使马德琳和格斯贝奇有点良心。‘良心’这个词，才是你应该重视的。我必须尽量保持紧张的不安状态，没有这种不安，人就不再能称之为人了。要是不安没有引起忧苦，那不安就是离我而去了。我把信件撒满整个世界，为的是阻止它，不让它逃跑。我要不安保留在人的形体之中，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个完整的环境，把它网罗其中，我把全部心血都放在这种织网工作上了。但这仅仅是织网而已。”^[11]是的，这是一个和现实社会联系之网，作者让赫索格利用这个网扩大了空间，让他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表明了他对政治、经济、学术、道德、爱情、生活等方面的看法和感受。但实际上，赫索格在现实社会中是孤立的，写信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独白”。他是在向想象中的人说话，说的只有他自己听到，只是一种心声的自我诉说而已。而事实上，这种自我诉说是一种痛苦的解脱方式，在一种“失语”状态支配下的对中心话语的解构，其道路的选择只能是向原中心的靠拢，并消失在其中。这就是作为知识分子边缘人的苦闷与迷惘，赫索格只能写不寄出的信以发泄内心的积郁，诉说个人的见解。他苦闷的中心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混乱的世界上，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最后，他虽然在乡间古屋里获得了精神的安宁，产生了新的希望，但是在那风雨飘摇的世界上，他的这种台风眼里的宁静能维持多久？他的这种新的希望是否会破灭？一切都难以预卜。知识分子往往都是思考的主人，而不是行动的主人，所以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种不彻底的解构或反叛。

知识分子常常被描写为社会的良心，批判性被

公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特品质之一。知识分子应当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赫索格身上虽然没有展现出一种大悲悯大无畏的精神，但他作为这一时代具有批判性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信这种“内心独白”的方式，批判性地阐明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术、道德、爱情、生活等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赫索格作为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等感到迷惑和失望。他追求某种高于现实的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生存的立足点。尽管他倍受挫折，是“受害者”，是“晃来晃去的人”，但仍然相信“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也是理想主义的化身。赫索格作为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仍然坚信人性不灭，人类是有前途的，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赫索格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始终追寻着自己的理想和人道主义。他始终坚信：“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离的。”“不论外表上显得怎样精明世故，人总有其纯朴的人性的一面。”^[12]因此，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未完全抛弃人性，如赫索格的二哥威利，他经商精明但对赫索格依然充满兄弟情谊。当赫索格因携带没有执照的实弹手枪而被警察拘留时，他哥哥威利马上到警察局为他交付了保释金，带他出了警局，并邀请他住到他家里去。尽管赫索格拒绝了，但他哥哥的兄弟情谊却充分显示了。甚至对于格斯贝奇这样的人物，尽管他对赫索格尽丧朋友之情，但他对妻子的温顺、对孩子的柔情却也展示了他十足的人性。他替赫索格女儿洗澡的那一幕，还深深地感动了赫索格，使他放弃了准备行凶的念头。赫索格本身通过对泽尔达姨妈写信也表达了自己的这种信仰：“我作为一个蹩脚的文化战士，所过的这种乱糟糟的知识生活，并没有毁了我的人性。”^[13]

他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人文关怀，充满了对美和善的强烈呼唤和向往。尽管在物化现实的强大笼罩之下，这种精神的光芒也许显得有几分压抑和晦暗，但已足以警示我们从人性的废墟上抬起头来。因此，赫索格虽然屡遭各种失败和挫折，但他仍然没有“抛弃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仍要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再三反省生活中失败的教训，试图从中找到一个既能保持个人尊严又能与现实协调的立足之地。赫索格执着于对人生意义探寻，犹如地

底涌动的岩浆，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虽然显得有些孤单和不合时宜，但鲁迅先生说过，人生必须有直面虚无的勇气。^[14]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代言人而言，他应该勇于承担现实的苦难，放弃那些低俗的感受和颓废的经验，从而坚守对普遍的人性、心灵、正义、爱以及由苦难而至的绝望、匮乏、拯救、希望等永恒命题的思考与求索，哪怕结局就像坦塔罗斯的命运一样。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文化的变迁必然蕴涵了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这些问题正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不得不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对自身角色进行不断的自我确认，知识分子才能建立起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创造新的知识分子传统。对知识分子代表赫索

格的研究，意在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角色，探索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并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形势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依据。知识分子只有确立自己的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并寻求这种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他才能将之外化为行动，并且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因为信仰所提供的正是对自己行为的坚强确认，由此建立坚定的内在价值的合法性。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象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归宿，探寻着作为主流社会边缘人的生存意义，就像赫索格一样，东漂西泊，始终探寻着人生的真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Saul Bellow,”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 James P. Draper.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4, p60.

[2] 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附录 K. R. 盖罗的“授奖词”，第 474 页。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第 69、236、237、219、219、20、7、151、23、46 页。

出版社，1985，第 69、236、237、219、219、20、7、151、23、46 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 264 页。

Pursuit in the Helpless Floating

——Analysis of the Social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from *Herzog*

CHEN Yu - jua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Abstract: *Herzog* is the initial work of intellectual themes by Saul Bellow, a famous American Jewish writer. The novel, with its forceful language, leads readers to discover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ocial feat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ewilderment and confusion of the rootless intellectuals, the marginal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s as the social critical conscience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alism.

Key words: *Herzog*; Intellectuals; Social Features; Floating; Pursuit

(责任编辑：张俊之)